村庄的年味

庞余亮

小时候的腊八粥不叫腊八粥，而叫作咸粥，或者直接叫作咸菜粥。顾名思义，粥锅里多了青菜、芋头和山芋，当然，还有盐。咸粥里不叫八宝粥，可能是因为里面的确没有八种“宝”：没有现在的花生、黄豆、蚕豆或者红豆。

——那些“宝”宝贵着呢。会过日子的母亲留着这些豆子过年，炒熟的这些“宝”可以做招待穷亲戚的零食呢。说来也怪，就是没有那些豆子们，咸粥也是非常好吃的。

吃过了咸粥，就等于过了腊八节。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听老人说过，过了腊八就是年。

面对我们的兴奋劲，母亲说了一句：大人怕过年，小孩盼过年。母亲的说法很奇怪。但我们管不了了，因为村庄的年味已经出来了。

准确地说，村庄里的年味是年猪的叫喊声泄露出来的。

年猪的意思就是宰掉养了一年的猪准备过年，也叫作宰年猪。

腊月里的年猪的嚎叫声高昂，打破了雪后村庄的安静。看热闹的我们在扁脸屠夫的面前蹿来蹿去，要是换在平时，扁脸屠夫的臭脾气早就发作了，不是骂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是用手中的杀猪刀威胁我们。

到了宰年猪的时节，扁脸屠夫不会发脾气，他的生意实在太好了，宰了东家的年猪，接着就要去宰西家的年猪。

每个宰年猪的人家都得首先把家里所有的锅烧满沸水，等待烫猪身褪猪毛。

扁脸屠夫宰年猪的样子实在不好看，但有一样程序是好玩的，每当把年猪宰完之后，扁脸屠夫得在年猪的某个脚上剥下一个口子，然后用嘴凑在上面吹。

扁脸屠夫往猪皮里吹气的时候，他会要求主人同时用铁钎使劲捶打猪身。

扁脸屠夫吹，主人敲打，嘭嘭嘭，嘭嘭嘭，猪竟然慢慢鼓起来了，好像越来越胖了，等胖到了符合褪猪毛的要求，屠夫就停下来了。

扁脸屠夫的肺活量实在太惊人了，他总是能把年猪吹成猪“气球”！

现在想起来，如果他要是去吹玩具气球的话，肯定每只玩具气球都会被他吹炸的。

很快就到了腊月廿四，必须送灶了。

母亲用上了红豆。母亲烧了一碗红豆饭送给了灶神老爷。一颗颗红豆在白米饭中，也有了年的味道。

送完灶就是掸尘。这事情必须是父亲做的。

本来掸尘这件事不是很滑稽，滑稽的是掸尘的父亲会向母亲索要她扎在头上的红方巾。“扎方巾”是我们这里妇女的头饰。谁能想到父亲会把母亲的红方巾扎在头上，用竹竿绑着的新扫帚仰头“掸尘”呢。

看到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会扎着红方巾，我暗暗想笑，可又不敢笑。后来我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她的偷笑，母亲是同谋似的笑。

父亲似乎看到了我的笑，眼睛对我狠狠瞪了一眼。我赶紧止住了笑，把那些搬出堂屋的板凳们拎起来，拎到河码头上，给板凳们“洗澡”。

腊月的水很冷，可我不怕冷，一边洗，一边笑。

看到有人来到码头上，我赶紧收住笑，我知道我是坚决不能让别人知道父亲正扎着红方巾，更不能让别人看见父亲的滑稽相的。如果看到了，就是我们家的笑话了。

父亲除了要做好掸尘这件家务，还需要在大年初一早上做家务。不需要做了整整一年家务的母亲吩咐，父亲会自动起床做家务。

其实在除夕夜，母亲把年夜饭忙完之后，给我们换完新衣，穿好新鞋，给我们每人一份压岁钱，并嘱咐我们记得把新鞋子要翻盖在地板上。母亲就开始休息了，一直会休息到大年初一的中午。

大年初一的早上，早早“高升”的父亲（父亲不允许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说“起床”，只能说“高升”）开始敬菩萨，点炮仗。

父亲早就叮嘱我们了，大年初一早晨，必须要等他敬完菩萨，烧好早饭，并且给睡在床上的我们一块云片糕“甜嘴”之后才能“高升”（起床）。

其实在大年初一的凌晨，急切盼着过年的我们早就被别人家的炮仗声惊醒了，可是父亲没有给我们云片糕“甜嘴”之前，我们是不能说话的。

躺在床上的我们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听着父亲“高升”，洗漱，烧早饭，敬菩萨，放“天地炮”。

平时不做家务的父亲实在是太笨拙了，无论做什么，都是那么缓慢，慢得我们干着急。

总是到了放“天地炮”的时候，我们那颗干着急的心才会如炮仗声切切实实地松弛开来：那个盼望了300多天的年，真的到来了啊。

为青春落泪

红 孩

2024年1月1日傍晚，北京北三环。当我走出金鸡百花电影城，街上灯光璀璨，看着爱人和孩子有说有笑的，我则表情严肃。很显然，自己受了委屈，有些憋屈，有些难以言表。这一切，都源自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3》。具体说，是这个电影剧终后，葛优和舒淇的一段对话。葛优说电影从《非1》到《非3》经历了15年，如今自己老了，再也不演《非4》了。舒淇说她还不算老，既然《非3》画了句号，那笑笑就此和观众说再见了。瞬间，我的眼角不由流出了泪水。我知道，这眼泪无关乎电影的得失，关乎我们的青春岁月。

我喜欢看电影，但不追星。我认识的演员名人很多，人到了一定阅历、岁数，关心的往往已不再是那些人塑造的角色，演唱了什么歌曲，写出了什么重要的作品，挣了多少钱，而更关心他们的日常，也包括他们的过去。这几年，表现青春岁月的歌曲、文章很多。三四年前，我在某一期《上海文学》杂志上，看到诗人杨炼写的一篇散文《南店，我人生的滑铁卢》，讲述他当年在北京昌平县南店村的插队经历，以及他多年后秘密回南店村探访的故事。尽管杨炼写得比较愤懑或者说是比较阴郁，我读着读着却笑了，原因是，杨炼所写的那个插队的南店村，就是我姑姑所嫁的村庄。他所写的对他不太友好的村干部就是我的姑父和他的哥哥。一个当生产队长，一个当民兵连长。我把这本杂志奉为特殊礼物，在春节拜年时给我姑姑和姑父看。姑姑说，杨炼啊，认识，那孩子个头不高，挺爱读书的。我姑父则说，别听杨炼瞎说，在村里他们知青根本不好好干活儿。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杨炼，你告诉他，让他来南店一趟，我要找他好好聊聊。关于这个话题，我是有发言权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里也住过那样的年轻人，而且我父亲也是村干部。在他们返城后的二十多年，很多人还和我们家保持着联系。有几年，每到春节，他们都到我家聚会，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那是记忆中我们家最热闹的日子。

2024年北京电视台元旦晚会，收藏家马未都讲了自己与北京的成长故事，也就是玩了一把脱口秀。马未都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他父亲是山东人，母亲则是地道的北京人，自幼生活在胡同大杂院里。马未都说，他小时候常回姥姥住的大杂院，最不能让他忘记的是母亲常让他管和他年纪相仿或稍大些的男孩叫舅舅。他年龄小，却喜欢看大人书，爱到中国书店看线装书，总有个老先生告诉他线装书怎样打开怎样阅读，这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今天他欣喜地看到，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如今的观众大多数是青年人，他们为传统而来，为历史而来。我把马未都的这个视频录下来，又不断地转给许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回忆童年，回忆曾经的青春。

十年前，我写过文章《向八十年代致敬》，回忆了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是如何与时间赛跑，读夜大电大函大，早晨起来彼此见面说英语，特别写到了对文学的狂热。1985年，我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亲耳聆听了杨炼的文学报告。其时，我哪里会想到眼前这个狂放的诗人竟然是被我姑父管理得服服帖帖的北京青年。如今，杨炼去了国外，而我的姑父也已于前年因病去世了。想来，这也是《人世间》的剧情之一吧。

冯小刚拍了很多电影。我看过的大约八九部，看他的前几部电影，一半是喜欢，另一半是为了谈恋爱。后来看《芳华》，真的把我打动了，为此我还写了评论文章。再后来，纯粹是出于对冯小刚的陪伴。不管别人怎样评价冯小刚，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也感激张艺谋、陈凯歌。至于舒淇，你根本无法忘记，她就像你我的家人，即使是电影中的仿真人。

自取之咎

陆其国

自取之咎，这是现代知名史学家左舜生对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后半生人生及仕途所作的概括。虽然只有短短四字，却可谓诛心之论。

张荫桓，字皓峦，号樵野，1837年生人，广东南海人。《南海县志》称他为人性豪俊，有胆略，倜傥多奇气，博涉书史，能文章；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学西学。结果这一学，还真学出了名堂。张荫桓屡经保荐，官至道员。后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涉足清政府对外事务。旋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正是有了这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经历，他后来回国后，先是奉慈禧之命，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一起赴日谈判。后在戊戌变法中，又利用光绪召见的机会，向光绪介绍欧美等国富强之道，并密荐康有为，成为百日维新中，影响时局的幕后要人。但他平时不喜欢低调处事和谦逊为人，他丝毫没有察觉，此时危险这头怪兽，正蛰伏在暗处，只等伺机而出。此正所谓贤能招妒。

首先就是恃才傲物。因张非科甲出身，所以科甲出身者看不起张，而张也不把这班人放在眼里，由是愈遭这些人忌恨。二是行事张扬。张受到欧风美雨熏陶，体验过诸多西方文明。翁同龢日记记载，张除了请他品尝西餐，送他“电气匣治臂病”外，还“招至总署观灯影戏，不过如走马灯耳，内五星日月蚀为奇”。不清楚这是早期电影还是幻灯片，但翁同龢吃到、用到和看到的，皆是出洋归来的张荫桓带给他的新奇。这样的新奇，张应该不会仅仅带给翁一个人。而此时的京城，偏偏不缺守旧且痛恨洋人的人，左舜生说张荫桓“是一个富有才气而持身则不甚谨严的人，处在那样一个多猜忌而又新旧水火（不容）的朝廷，其招致杀身之祸，虽说是时代使然，但也不能说他毫无自取之咎”。

左舜生说张“持身则不甚谨严”，很可以从1897年张结束英国公使之任，回国后做的一件事上看出。张曾在巴黎购买两枚名贵的红绿帽花和两副钻石手镯。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竟越过总管太监李莲英，直接把更贵重的绿帽花呈送给慈禧，次一等的红帽花呈送给光绪。因没送礼给李莲英，李遂在慈禧面前进谗言，说张居心险恶，正室着红裙，妾媵只能用绿色。慈禧出身西宫，对嫡庶之分极敏感，闻李言，勃然变色，立命将礼退张。本来慈禧对百日维新张为幕后主使就耿耿于怀，这下更是衔恨于心。后来“戊戌六君子”遇难，张荫桓本来也在处决名单中，只是由于英日两国驻北京公使，觉得像张这样一位有影响的外交人物，忽然像“六君子”一样，不经审讯，也没有宣布具体罪行，只是以“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这样既模糊、又莫须有的罪名，便要拉去砍头，实在是野蛮之至。因此出面干预，清廷才改判张发配新疆。但即使在发配去新疆途中，真不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张竟然有兴致对奉命在直隶境内押解他上路的两个解官聊谈起来，说“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万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头绳束之”。张位居要职，平时言行不慎，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左舜生说张在许多事情上“自取之咎”，还真没冤枉他。

不过张也自有他的清醒和凛然。“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这是张遣戍新疆途中所作一首七律的上半首。预感到自己不会成为漏网之鱼的结局，且如此从容，读来也是令人感佩。

蓓蒂与绍兴阿婆（《繁花》插图） 黄 石

减字木兰花·立春

松 庐

星移斗换。解冻东风新弄暖。鱼陟轻冰。潜蛰昭苏始振鸣。

句芒布令。万物生生相与竞。彩仗鞭春。遍润芝田凤鸟耘。

回家的路

刘文方

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过年！我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这些年，每周都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得知村子里许多家都住上了小洋楼，故乡是愈来愈好了。而我，也由一个小文员当上了厂办主任，升职加薪，这次回去一定给父母一个惊喜。

好几年没有回故乡了，其实我早想家了。不由得，想起了几年前春节前夕，离开故乡时的一幕。

一条曲曲弯弯的盘山路通向一二十里外的小镇，我家就位于小山脚下小河边的一处村落里。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扫房子、打扫卫生，还有的去镇上忙着赶年集，可我却没一点过年的心情。

三年考研、考公的失利，让我再也无法平静地待在故乡了。当我坐上小镇开往县城的班车上时，看到的几乎全是从外地回来过年的人。我把帽子往下拉了一下，心里默默地念叨了一句，别了，故乡的亲人。终有一天，我一定会混出个模样再回来的。

回家过年的路，车潮如海，回家过年的人，归心似箭。高速公路上，走走停停，堵车不断。我已经连续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了。天又下起了大雪，交警都已喊三遍让下高速或到服务区休息等待。

我打着转向拐进了服务区。刚进车位，突然传来“咚”一声，车胎爆了。咋办呢？这好整，兄弟，看你可面熟，我帮你。旁边车上走下一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手脚麻利地帮我换好了备胎。

谢谢兄弟，怎么也这么晚回去，我说。哎，别提了，一言难尽。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看你好面熟，咱是不是老乡啊。还真是的，原来小强竟是我老家镇子上的。居然这么巧？怎么，你？是的！我也是这样，我说。

我们俩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雪越下越大，多像当年我离开故乡时的那场雪啊！还刮着风，这么大，这么冷。我不由自主地发了一句感慨。兄弟，这算啥，咱们年轻，这些都不是个事，咱从头再来。小强拍了拍我的肩膀，很老练地说。在服务区停了两天，我和小强成了好朋友，我们也有了来年的新打算。今天，就是腊月二十八了。路上的雪被清理得差不多了，终于可以再次出发喽。

几年没回家了，这路是真的好了，都是柏油路，还更宽了，房子也更漂亮了。小强和另一个哥们坚持要送我。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呢？村口，爸妈顶着一头白雪正在翘首遥望归来的路。爸，妈，我回来了。我扔下行李箱，紧紧地拥抱上了他们。这么大雪，怎么跑到这？你爸和我都习惯了，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路口看看。媳妇呢？咋没一起？爸问道。我猛然一怔。妈妈也愣了一下。嗨，老头子，问个啥，儿子回来了就好，咱们赶紧回家吧，饭早做好了，十来个菜呢，栗木杠子火也正旺。爸妈拥着我，我拉着行李箱往家里走去。

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也留下了我见到爸妈时心底的誓言，今后年年陪父母过个团圆年，春节过后联系小强，我们一定要在故乡折腾出一番模样来。

十日谈

过年回家

责编：吴南瑶

一锅羊肉汤，不仅是一种生命状态的隐喻，也温暖和熨帖着平等的胃。

夜光杯